

R-PERFECT Typing

...ile its facility for billing

...yal is an all-around, all-
writer—equally as pro-
nifolding, stencil-cutting
g as it is in the production
...ee.

...ed typewriter—advanced
construction—the Easy-
l permits the operator to
rk and, without conscious
far more in less time.

YOU notice the difference
day Royals enter your
correspondence looks be-
more accurate. It's right
typed. Time, *your time*, saved.

Then you realize that's
true for every executive—
who has work typewritten
minutes saved on your typewriter
hours saved each day, each
month, for the whole office.



ROYAL WINS ON

ROYAL IS WORLD'S

每月文庫：二輯之五
鄭伯奇主編

呼蘭河傳（長篇創作）

蕭紅著

每月文庫二輯之六

呼蘭河傳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卅日出版(B)
初版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著作人

蕭紅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柳州

桂林・金華・上海



(外埠另加郵匯費 成)

N. 301 (A. 67)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爲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會顧慮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

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硬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渺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纔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系統地刊行我們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

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
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二輯弁言

鄭伯奇

每月文庫在艱苦的環境中，已經出滿了十種。預定計劃本來是十冊爲一輯，這樣每月文庫的第一輯已經完成了。今當第二輯開始的時候，我們應該檢討既往的工作，以謀改善以後的作法。

單就質來說，編者固然不必自吹自擂，可是編者終非作者，貨色擺在面前，輿論自有定評，編者更不須替作者作揖道歉。如今，在比發刊時更艱苦的條件之下，二輯還能繼續刊行下去，這事實就證明了已出的十種的成功。

不過作品的成功並不能放鬆編輯上的責任。在發刊之初，我們的態度曾經表明過：

「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如今，就第一輯的成果檢點一下，不能不遺憾的，是我們的諾言並未完全實現。固然不為自愧，自慚，可是讀者對於這計劃的熱心贊助，編者和出版者都十分感謝。有些作家尚未賜稿，也許作家對於這計劃的熱心贊助，編者和出版者都十分感謝。有些作家尚未賜稿，也許會使一部分讀者感覺到焦躁或失望，不過文庫若能承受大眾的愛護，繼續刊行下去各方面的作家總會不放棄我們而樂於參加這計劃的。編者感覺遺憾的是新作家在這輯中尚未佔到顯著的地位。這應該歸咎於編者的孤陋寡聞。而新作家大都服務於戰區，和後方比較隔阻，想也不無關係罷。總之，更多地介紹新作家是今後編輯上應該着重的一點。

在第一輯中沒有網羅到通俗作品，編者也深以為憾事。對於文藝的大眾化和新通俗文學的建立，編者的熱心，自問尚不落後。幾年以前，主編新小說的時候，不揣鄙陋，很想

給大衆化和通俗文學提供一個試驗的地盤。這回編輯文庫，當然不會忽略了通俗作品。抗戰來，迫於實際的需要，寫作通俗作品的作家逐漸增多，而膾炙人口的通俗作品也不少。論理，編者的希望是容易實現的了。但是，偏不湊巧在第一輯中，這希望卻落了個空。一方面，因為文協的通俗文藝講習會有編選通俗作品集的計劃，另一方面，因為交通不便，編者徵求的作品沒有寄來。這缺憾今後可以彌補的。不過，通俗作品的產量之少，範疇之狹，總還不足適應這時代的要求。而編者因此也不能不感受到困難和限制。希望讀者予以原諒。

至於文庫中各種作品的分配，讀者中也許會有人提出異議。有的覺得劇本太多，有的或嫌詩歌太少，有的會指出戲劇都是長劇而小說全是短篇。編者對此不欲有所辯白，我們只是依據發刊當初所說的「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適量地加以分配」如此而已。劇本的比量較多，完全由於劇本的產量多和需要多的原故。文庫中未收短劇，因為沒有適當的短劇集；未收長篇小說，因為沒有適當的長篇小說；理由是很簡單的。

過去的檢討就此打住罷，以下簡單地談一談二輯的概況。

大體上，二輯跟一輯是沒有差異的。劇本依然多些，而且還是長劇多；小說的比量居次，至少有一部是長篇；詩歌至多不能超過兩部。因為不是廣告，其他詳細的節目便恕不披露了。

承作家的懇切的贊助和讀者的熱烈的愛護，文庫在一輯完成之後又繼續刊行二輯，編者自然是非常愉快而同時也很感激。希望各方的盛意有加無已，文庫能追隨着抗戰建國的巨輪，一輯又一輯地，長此繼續下去。

呼蘭河傳

第一章

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着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牠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嚴寒把大地凍裂了。

年老的人，一進屋用掃帚掃着鬍子上的冰溜，一面說：

「今天好冷啊！地凍裂了。」

趕車的車夫，頂着三星，繞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剛一蒙亮，進了大店，第一句話就向客棧掌櫃的說：

「好厲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樣。」

等進了棧房，摘下狗皮帽子來，抽一袋烟之後，伸手去拿熱饅頭的時候，那伸出來的手在手背上有無數的裂口。

人的手被凍裂了。

賣豆腐的人清早起來沿着人家去叫賣，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盤貼大地上拿不起來了。被凍在地上了。

賣饅頭的老頭，背着木箱子，裏邊裝着熱饅頭，太陽一出來，就在街上叫喚。他剛一從家裏出來的時候，他走的快，他喊的聲音也大。可一會，他的腳上掛了掌子了，在腳心上好像踏着一個雞蛋似的，圓滾滾的。原來冰雪封滿了他的腳底了。使他走起來十

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這樣，也還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饅頭箱子跌翻了，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滾了出來。旁邊若有人看見，趁着這機會，趁着老頭子倒下一時還爬不起來的時候，就拾了幾個一邊吃着就走了。等老頭子掙扎起來，連饅頭帶冰雪一起檢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得太遠的吃他饅頭的人說：

「好冷的天，地皮凍裂了，吞了我的饅頭了。」

路人聽了這話都笑了。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難，於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了霜了。這老頭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顫顫驚驚，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牠的腳爪被火燒着了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了。

井被凍住了；

大風雪的夜裏，竟會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了。大地一到了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了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風之後，呈着一種混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着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裏邊的呼吸，遇到了嚴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馬拉着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着一輛的跑，打着燈籠，甩着大鞭子，天空掛着三星。跑了二里路之後，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竟熱氣騰騰的了。一直到太陽出來，進了棧房，那些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馬吃飽了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遠又來了一村，過了一鎮，不遠又來了一鎮。這裏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出去是一片白。從那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只有憑了認路的人的記憶才知道是走向了什麼方向。拉

着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裏去。載來大豆的賣了大豆，載來高粱的賣了高粱。等回去的時候，他們帶了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只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着特別大的有量米的斗，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裏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告，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了兩張怕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其餘的如藥店的招牌，也不過是把那戴着花鏡的伸出手去在小枕頭上號着婦女們的脈管的醫生的名字掛在門外就是了。比方那醫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藥店也就叫「李永春」。人們憑着記憶，那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們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裏。不但城裏的人這樣，就是從鄉下來的人也多半都把這城裏的街道，和街道上盡是些什麼都記

熟了。用不着什麼廣告，用不着什麼招引的方式，要買的比如油鹽、布匹之類，自己走進去就會買。不需要的，你就是掛了多大的牌子，人們也是不去買。那牙醫生就是一個例子，那從鄉下來的人們看了這麼大的牙齒，真是覺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邊，停了許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麼道理來。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絕對的不去讓那用洋法子的醫生給他拔掉，也還是走到李永春藥店去，買二兩黃連，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為那牌子上的牙齒太大了，有點莫明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醫生，掛了兩三年招牌，到那裏去拔牙的却是寥寥無幾。

後來那女醫生沒有辦法，大概是生活沒法維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裏除了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個叫做東二道，一個叫做西二道街，這兩條街是從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長，這兩條街上沒有什麼好記載的，有幾座廟，有幾家燒餅舖，有幾家糧棧。

東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紅色的好磚砌起來的大烟筒是非